

# 梦里又见曾祖面

□纪慎言

## 逝者档案



姓名: 纪凤栖  
终年: 86岁  
籍贯: 山东武城南郑庄  
生前身份: 农民

晚上做梦又见到老爷爷(我家乡称呼曾祖父为老爷爷)了。好像是夏天,在老家门口的胡同里,他还是身着白衣白裤,上衣披着,露着皮肉松弛的胸膛;左手拿一把蒲扇忽打着,右手握一根自己做的鸠头拐杖。他好像是刚从街头跟别人说完话回来,很累的样子,面无表情。

我记得老爷爷已经死了,而且许多年了。我心里想,看来是遇到鬼了!但是,我并不害怕。我知道我是老爷爷最疼爱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想我了,也怕我想他得厉害,这才又回来专门让我看看他的。

我突然想起了许多他活着的时候没想起来的问题,包括他上过几年什么学校啊,考过考过上的什么功名啊,跟谁学过画画啊等等好多好多后来没机会知道的事情。

可是,还没等我说什么,老爷爷突然冲我的脸上一扇扇子……啊,我被老伴喘出的一口粗气从梦里吹醒过来。

哎呀,是我太想老爷爷了。算一算,老爷爷驾鹤归西已经38年了。老爷爷去世的那年我26岁,我的儿子才1岁多一点。

据母亲说,老爷爷临咽气的时候最想见的就是我和我的儿子。可是,老爷爷的临终愿望只实现了一半,他只见到了我的儿子——他的第五代玄孙,而没有见到正带着文艺宣传队在外地参加汇演的我——他的曾孙。

86岁的老爷爷带着欣慰和遗憾永远地走了,知道消息后匆匆赶回家的我,一个人跑到老爷爷的坟上嚎啕大哭了一场。说实在话,我可以忘了父亲,可以忘了

祖父,但是绝对忘不了曾祖父,我的老爷爷。

曾祖父纪凤栖1886年生人,正好比我大了60岁。或许是因为我和他是一个属相,或许更是因为我是他的第四代最大的曾孙,反正从我记事起就知道老爷爷最疼我。

父亲出门回来时给他买的扒鸡,他吃的时候,总会撕下几条鸡脯肉给我;他放在茶叶罐里熏茶叶的苹果,也常常拿出来切一块给我吃。

我从小就跟老爷爷识字、学打算盘,他把字写到一张张的方块红纸上,天天让我认几遍,所以我3岁时就认识三百多个汉字,6岁上学前就会用算盘打“九归”了。

我这个名字就是老爷爷根据《论语》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句话起的。上学的头一天,老爷爷怕我对老师说不清楚,还专门把“纪慎言”三个字写在一纸上,让我在老师问名字的时候交给老师。

现在想起来,老爷爷之所以为我起这个名字,是让我说话要谨慎,避免祸从口出。谁知道后来长大的我偏偏爱上了作文,不但爱好说话,而且还“出言不慎”,常常喜欢口无遮拦地把自己想说的那些心里话,白纸黑字地印出来让众多的人来审视!这或许正是所谓的怕啥有啥吧。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一直很好,直到后来考上了当时很有名气的高中。所以,老爷爷也一直把我当成他的谈资。不论什么场合,也不论与什么样的人说话,他最后总会把我在哪里上学、学习怎么样好说给别人听。后来我想,这也算是我对老爷爷的一份报答吧。

老爷爷应该算是个农民,因为

他一辈子没做过工,没经过商,也没入过仕;但是,他又是一个很特殊的“脱产农民”,一辈子没摸过锄把,没干过农活。

在全村人的眼里,老爷爷是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是个能写会画的能人,是个有求必应的善人,总之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打我记事起就记得老爷爷和老奶奶住在我家后面的三间屋子里,东边是睡觉的一间,西边的一间大人都叫“切位”,我们这里管亲戚叫“切”,所以就相当于现在的客厅;这里靠南面的窗户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东西两面各放一把椅子。老爷爷坐在东边这把椅子上,身后是一个条桌,上面是高高的一摞线装古书。我经常跪在西边的椅子上看老爷爷在这里读书,有时候他还会读得摇头晃脑朗朗有声。这里实际上又是老爷爷的书房。

老爷爷的字写得很好,小楷自不必说,大字榜书也写得遒劲有力很是好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他睡觉屋子的东墙上贴着一副他写的大字行楷对联,上联是:斗室堪留知己;下联是:杯酒尽可谈心。而对联之间贴的是他画的一幅水墨葡萄的“中堂”。至今我记得虽然那葡萄只有黑白二色,但是质感很强烈,青翠欲滴,活灵活现。

很可惜,我老爷爷的书画作品大都是被用糨糊贴在墙上“发表”的,而随着烟熏火燎和房倒屋塌,那些在现在看来非常珍贵的东西也就像逝去的老爷爷一样销声匿迹了。我到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在“文革”中爸爸烧剩下的老爷爷读过的两部线装书:《历代名臣言行录》和《纲鉴择言补注》。在《历代名臣

言行录》上,每当我看到老爷爷为文章断句用红笔点的红点,就像看到了他戴着老花镜伏案读书的旧日情景。

老爷爷的书画本领大多用在了乡亲百姓的红白喜事上,村里谁家娶媳妇了,在求老爷爷给看定“吉日”之后,得让他写喜字和对联,还得让他给剪裁窗花。我经常见他给别人家剪裁各种各样的窗花,有时候人家提供红纸,有时候就是老爷爷连精神带物质一块支援了。如果谁家有人“老”了,画棺材头的活是非老爷爷莫属的。我记得那时候的棺材前面最显眼的是老爷爷用金粉又画又写的那个“寿”字,雄浑有力、金光闪闪。“寿”字两边的棺材帮上是对联:“金童来引路”,“玉女送西天”;顶额上是“福禄祿祥”四个都写在金色圆圈里的字,非常炫目。除此之外,连孝子扛的纸幡儿,也都是老爷爷为人家精心制作的。我想,仅仅凭着这些,老爷爷在村里的“人缘”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偶然有人提起我的老爷爷时,大家都是“哎呀,人家,那真是,没说的……”之类的感叹。

老爷爷,您留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有道德、有智慧、有技能,最重的则是恩典。但您却只为我留下了唯一的一张照片。不过这也够了,白天想您了,我就拿出来看看;晚上想您了,我可以在梦里见到您。

我还会从心里或者梦里对您说:老爷爷,您希望我能“慎言”,我没能能够做到;但也许这正好让我“因祸得福”,没使社会上大学的我也有幸获得了“作家”头衔和教授级别的职称。而这一切一切最早最基础的根,不正是因为您吗?



怀念——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 85193207

## 依恋老家是因为有父母在

□刘铁忠

我是在异乡谋生的人,在没有成家之前,每当放假,往往归心似箭,那种回家的感觉真好。每当踏上故土,就觉得心旷神怡,心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归属感,就像在海上漂泊的一叶扁舟,回到了宁静的港湾。老家有父母的思念和期盼,有亲人相聚时的幸福和温暖。在老家和父母聊聊天,做点好吃的,闲着的时候出去逛逛熟悉的大街小巷,看看菜市、鱼市的热闹景象,听听久违的乡音土语,甚至闻闻空气中飘来的海风的味道,都是那么的亲切。成家有了孩子之后,放假时把女儿带回家让父母看看,一家人其乐融融,更是享受到了一种非常温馨的天伦之乐。

自从父亲去世后,回家的感觉中就多了一丝空虚和惆怅。因为母亲失去了伴侣,生活中多了孤独和寂寞,而少了温暖和充实。因此,每次回老家更是一种很迫切的心情,我知道,母亲在盼着我,盼着我早点回到她的身边。记得父亲去世后的那次回家,车到胶州是凌晨三点,我想母亲还在睡觉,回去早了还得叫醒她,所以就在车站呆到五点多才往家走。当走到老屋的后窗外时,看到屋里已经亮着灯了。我想,母亲起床还挺早的。来到院门前一推,大门已经打开了,看来母亲早就等着我了。还在院子里我就看到了母亲在屋里走动的身影,我问母亲怎么起得这么早,母亲说,“你是不是三点多的时候叫门来?我听到你叫门的声音就醒了,起来打开门看了看,又没有人来。”这肯定是母亲等得我等的幻觉,三点多的时候,我正在车站,想象着母亲在家时的情景。母亲见到我,显得特别开心,脸上挂满了笑容,张罗着给我做好吃的。母亲说,看到我回家了,她高兴得心里直发慌。

在家陪着母亲聊天,特别是耐心地听她说说话,母亲就显得特别兴奋。有时候,母亲怕我寂寞,就跟我说,“出去逛逛吧,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地方,这半年又有了很多变化,又开了家百货商店,去看吧。”

于是,就出去走走。都说“月是故乡的明”,到街上转转,感觉老家的一切还是那么亲切。我曾经想,依恋故乡的情结对于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人来说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生活积淀;我深深地依恋着老家的一草

一木、山山水水,是因为曾经的未来,她在我的身上留存了太多的信息:在溪流河里游泳、钓鱼、滑冰,去小操场打秋千,还有我家门口的大湾里泛起的一片草绿色的浮萍,像图片一样留在我的脑海里……

人生的一切,不过是由一个个短暂的瞬间构成,再美好的时光也不可能永久地存在和有片刻的停留,时间会把一切都带走。每当假期结束,要离开母亲的时候,她总是依依不舍,一种伤感的离愁别绪每每萦绕在我的心头,以至于离开老家后很久都挥之不去。我思念母亲,同时也对老家的一切充满依恋之情。

今年,母亲95岁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回家给母亲上坟的时候,下了火车,我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老家不再有那种亲切感了。我站在街头,心中泛起一种举目无亲的孤独、凄凉之感。这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那些熟悉的大街小巷,热闹的农贸市场,亲切的乡音土语,还有轻柔拂面的潮湿的海风——老家的一切,我曾经怀着深深的依恋,如今却因为母亲的逝去而荡然无存。我知道,没有了母亲,我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

虽然老家还有姐姐、哥哥们,虽然他们说,母亲不在了,你也要常回来,这里还是你的老家。但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了母亲的老家已经没有了家的含义。父母是儿女们的核心,因为有父母的存在才使得兄弟姐妹们围绕在一起;父母不在了,儿女们也就失去了这个中心。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以前,有母亲在,回到家里觉得很踏实,很随意;现在母亲不在了,住在姐姐、哥哥们家里,就有一种做客的感觉。

在归途的火车上,我就想,在外地生存的人就像一只在天上飘着的风筝,你对家乡的依恋是因为有父母在那头牵着线,当父母不在了,在外的儿女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零。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 那一次,我真的没有撒谎

□王宗坤

我上小学的时候,恢复了高考,学文化考大学是那个时期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一夜之间曾一度被视为最为反动的“知识”似乎成了救世的良药,脱离苦海的航标。

当时,对于一个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回家后父母唠叨让学习的次数多了。在学校里,每次上课前老师分析政治形势的开场白变成了有针对性的说教;由过去的说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变成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也确实被老师的这种极有煽动性的教育方式所征服,在老师讲的时候激动得小脸通红攥紧小拳头,恨不得跑过去一下子把知识吞下去,但我们那时毕竟是十来岁的孩子,自制力太差,那种瞬间激动的感觉过去之后,顽皮的天性很快就使我们忘了那累人的学习,天马行空般的少年的岁月里恣意地闯荡。

上三年级,我们班就开始晚上上自习,那时我们村还没有用上电灯,晚上上自习的时候,我们就每人带一盏自制的小煤油灯,一般都是点着了来学校。后来就有了进步,学校给每个上自习的班配了汽灯(一种带纱罩充气的灯),教室里明亮了许多,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安心起来。过去煤油灯的光亮有限,我们有时可以趁黑作乱,而现在整个教室像白天一样一览无余根本没有了我们的天地,于是我们就开始痛恨上晚自习。尤其是村里放露天电影的时候,老师仍然要求我们上自习,外面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让我们安静地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学习枯燥的知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就设计了个阴谋逃避了晚上的自习。那天我们早就探听好了晚上村里要放露天电

影,白天的时候就把村里小卖部里的纱罩都买走了,上自习的时候,我们就自告奋勇地给汽灯打气。我们这几个落后分子变得这样积极,老师当然高兴,就放手让我们打。我们故意装出很卖力的样子,打了一会儿趁老师扭头的时候,抬手一晃,纱罩掉下来了,待老师转过头来,汽灯已刺刺冒火花了。老师急得跺脚,我们假装害怕,忙安慰老师说,老师您别急,小卖部里可能还有纱罩。小卖部里当然没有了纱罩,自习自然是上不成了,我们的阴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阴谋第二天就败露了,老师不仅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还通知了家长,家长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教育我们,结果自然是我们的屁股肿得连板凳也没法坐了。

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老师可能有事脱不开身,下午放学的时候就宣布晚上不上自习了。我回家吃了饭正准备出去找小伙伴玩,却被父亲叫住了,问我,晚上为什么不晚上自习了,我说,可能是我们老师有事儿,父亲不相信说什么也要带我到学校看看。来到学校,看到其他班级都亮着灯,唯有我们班黑乎乎的,父亲更疑惑了,就厉声地问我上不成晚自习是不是和上次一样是我捣的乱,我说不是,父亲说我撒谎,抓住我的手又要打我。我当时委屈极了,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黑暗中父亲看不到我流泪,但我滴在他手背上的泪滴使他感觉到了什么,父亲把手松开了。

作为农民的父亲对这件事没有再提起,也许他很快就忘了。但我却始终记得,在我的印象中,那一次的流泪是我整个调皮的少年时代,唯一的不是因为皮肉之苦而是因为一种叫心灵的东西而流泪,第一次尝试了心里难受也是可以流泪的。现在想来那天晚上的眼泪一定格外的纯净,因为那一次,我真的没有撒谎。

